

◎家庭纪事



□杨爱民

对于出嫁的女人来说,“娘家”二字应该是世上最有温度的字眼,是她的桃花源,她的避难所,她真实的乌托邦。

对于我来说,三岁前的记忆是一片混沌,三岁以后,父母把我们兄妹带到了北方平原上一个很大的村庄,这里生活着爷爷奶奶。印象中,最初的几年只有爷爷、奶奶、妈妈和我住在村子最北边、临着庄稼地的一所大房子里。正房有四大间,坐北朝南,蓝砖灰瓦,很有气派,据说是当时村里最阔气的房子,是父亲拿出全部转业抚恤金特意给爷爷奶奶建的,这所房子成了奶奶傲视全村妇女的唯一资本。

在那四大间青砖灰瓦房里,妈妈和我的卧室在最西头,和堂屋有门相通。爷爷奶奶的卧室在最东头,有独立的门通到院子里,与其他房间是隔离的,相对比较独立和私密。他们卧室与客厅之间的那间屋子有门与客厅相通,是放粮食、衣物、被褥等杂物的储藏室。

平时,奶奶喜欢摇着一把芭蕉扇坐在树荫下乘凉,从春末摇到中秋,直到把春花摇成秋月。于



娘家

是,极爱奶奶的爷爷就在东厢房门前栽了一棵梧桐树和一棵花椒树。梧桐树高大、干净,不生虫子且枝叶繁茂;花椒树芳香扑鼻,算是灌木,即便被梧桐遮挡了阳光,也不影响它结出满满的花椒籽,重点是它散发的气味能驱赶蚊虫。每天傍晚,奶奶都要坐在梧桐树下摇着芭蕉扇乘凉,基本无视蚊虫们的横行。

我母亲的婆家,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娘家。

爷爷奶奶相继过世后,父亲卖掉了村里的房子,拿着这笔钱在县城郊外的旧城墙边买了一块地,盖起了一所带小院儿的平房,房子只有三间,每间面积却不小。只是院子逼仄,还被前面那户人家的两层楼房挡去了大半阳光。尽管空间有限,父亲还是极尽空间利用之苦心,在院子的围墙边圈了一个小花园。在这座袖珍花园靠院墙的位置,父亲种下一株樱桃树,那是父亲最喜爱的水果;樱桃树的四周,错落地栽种着一些易成活的花花草草;小花园用形状各异、色彩不同的石块围起来,粗粗看去,还真能给人的视觉带来一种简约、古朴的美感。

那时,父亲刚刚退休,母亲五十岁出头,我结婚不久。每次回到家里,母

亲都挖空心思想着做什么好吃的,父亲则拉我来到房子后面杂草丛生的小路上,然后沿着旧城墙散步。等回到房子里,母亲则会端上热腾腾的饭菜,餐桌上、屋子里、小院落空气中,满满都是妈妈的味道。

这是我的第二个娘家,父母都在,小而温馨。

父亲离世那天,儿子刚好满月,他最终没能见到这个外孙,抱着一腔遗憾走了。母亲还不满六十岁,却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小老太太,睹物思人的悲伤令她难以承受,她果断卖掉了那所父亲亲手建造的房子,离开了那个处处都是父亲的印迹却唯独没有父亲的家,在她唯一的娘家——舅舅家的房子后面买下一个小院子。从此,母亲一个人住着一个小院,像一只春蚕,勤勉地生活下来。这是我的第三个娘家。

在我童年时的那个娘家,在我年轻时的那个娘家,母亲都像是一个背景,最初,爷爷奶奶是家里的主角。后来,父亲是家里的主角,只有在第三个娘家,母亲才从背景走到了前台,成了自己生活的这个家的主角。因为有母亲,娘家,才成了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。

发小



□于溪溪

前几日,我收到发小发来的信息:我考上杭州的学校啦!我站在公交站牌笑出了声,一连串的语音消息发过去,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到两个人的欣喜若狂。也许是因为我见证了她整个学习生涯,明白她的每一份付出和努力,所以希望她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一起走过18年,从父辈延续下来的友谊更加坚不可摧。小时候打打闹闹,长大后彼此陪伴,这个世界,有她真好。

我比她大半岁,不过却跨越了一个世纪,她成了我特别羡慕的“00后”。也因为年龄的原因,我们从来没有在一个班级上过学。在人生的无数个岔路口,我们拥有不同的选择,前行的步调也越来越不一样。但每次见面一个大大的拥抱,默契地好像从未分开过。岁月在变迁,彼此在成长。但是,时间终究留下了最真最值得的人。

她上高三的时候,因为成绩不太理想,有一段时间很急躁,晚上回家发微信问我寒假什么时候回家,我说还有十几天才能放假。回了消息之后,我继续复习我的考试内容,听到手机提示响了,拿起来看见:你快回来吧,我快坚持不下去了!我马上放下手中的书,陪她聊到半夜。整个寒假,我几乎天天往她家里跑,数学、英语、历史……我知道的都想告诉她,希望她能少走一些弯路。高考前一天晚上,我们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,遗憾不能陪她一起考试,但还是不想错过她最重要的时刻。小时候一起玩耍嬉戏,长大后只想为她遮风挡雨。我们都在长大,但我们都还是曾经的我们。

人的一生会遇到无数的人,但有一些人最终会失散在人海。不要为留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而难过,因为那些留下的人越来越重要。深情不及久伴,厚爱无须多言。能有一个好友从始至终地陪伴,是难得而珍贵的幸福。因为真正的感情,就是历久弥新。

一辈子,一半是回忆,一半是继续。对于一直留在身边的人,长久的陪伴不易,一定要倍加珍惜,经常联系。纸短情长,还爱你万千,我们来日方长。



◎人间真情

陌生来电

□许艳军

“丁零零……”正埋头工作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,我不耐烦地拿起手机,刚“喂”了一声,就被对方打断了:“你是张秋红吗?”我一听就知道是打错电话了,为了节省时间就简单粗暴地说:“对不起,你打错了!”随即挂了电话。我转身对同事说:“又是打错电话的。”话音还未落,手机又响起来,我一看还是刚才那个电话号码,为了不被她打扰,我决定接通后好好给她解释一下,谁料我刚接通电话还没来得及说话,那边就连珠炮似的大声质问我:“你为什么挂电话啊?你是不是侯广华他妈?”我一听,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说道:“我不是,你打错了,我不认识你,当然要挂电话了。”那边一听急了,气急败坏地说道:“你不认识的人多了,你挂电话就是心虚!”平白无故被人呛了一顿,我顿时气血涌上心头,火冒三丈地说:“我不认识你,当然要挂电话了。”说完,我狠狠地按下挂断键。本来工作烦琐,又加上这个搅场的,我的心情顿时烦躁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,这个电话又不识趣地打过来,我连想都没想,直接挂断。谁知,那边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打过来,我被骚扰得根本无法安心工作,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她拉黑。不到两分钟,又有电话打进来,我接通电话,万

万没想到的是,仍然是刚才那个女人,她居然换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了过来,我刚想发火,谁知她比我还生气,大声质问我:“你把我拉黑是什么意思?你以为把我拉黑我就找不到了?你今天一定要给我说清楚……”怒不可遏的我再也不想和她纠缠下去了,无缘无故被人骚扰,被人指责,我的天啊!这是什么节奏!

一个下午,我的电话没有一刻消停的,一个又一个陌生号码打得我连电话也不敢接了,可我左思右想,这也不是办法啊,万一真有什么事被耽搁了可咋办啊?转念又一想,我俩前世无缘后世无仇,素不相识的,她肯定不会是生我的气,要么是有人给她留了假电话号码欺骗她,要么是她自己记错了,那么长一串数字,记错也是常事。静下心来之后,我决定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听听她到底遇到了什么难事,谁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嘛。

果不其然,没等多大一會兒,陌生电话又来了,我定了定神儿,接通了,那边显然已经被多次的拒绝搞得忍无可忍,电话一通,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。因为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,我安静地听她从头说到尾,从她怒气冲冲的讲话中,我听明白了,原来,她谈了一个男朋友叫侯广华,侯广华的妈妈叫张秋红,两个人在一起一年多,可是由于男方父母不同意儿子找外地的姑娘,两个

人的关系一直止步不前。前段时间,男朋友的妈妈生病,拿走了他们全部的积蓄离开了她。刚开始她还能打通男朋友的电话,后来就联系不上了,她想设法找到男孩母亲的电话,谁知打过去之后,对方方方说不认识这个男孩,说是打错了,我的电话号码是她费尽心思从男孩同乡那里找到的,于是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等她发泄完了,我说:“可我真的不认识你啊,要不你去通讯公司查查,看我是不是你要找的人。”那边一愣,说道:“那你为啥把我拉黑?你不是骗我的吧?”我说:“我很同情你的遭遇,但我无能为力,你先查询一下,确定了再说,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感情。”她不情愿地说:“那好吧!”

过了几天,她又给我打来电话,很真诚地给我赔礼道歉,说她已经想通了,如果他们有缘分就一定会有在一起的,如果没缘分就算了,她再也不会苦苦追寻他了。听了她的话,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一通陌生来电让我明白,一个人在钻牛角尖的时候,真的需要有人及时疏导和安慰,哪怕是一句简单的话语,有时也能给处在黑暗中的人带来一丝光明。

这件事过去有一段时间,我常常在想,不知道这个姑娘最后的结局怎样,无论如何我都祝福她,希望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